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四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召對七

崇禎元年十月十一日戊戌

上御文華殿召閣臣入

上手出山東道御史李懋芳議兵餉疏　命翰林院官宣讀訖

上問閣臣曰此本如何　臣李標奏這說錢糧內外互相覺察外解幷責成司府良是

上問何以責成司府臣標奏各布政司各府官
都是管錢糧的遞相責成便不得避
上召戶部尚書畢自嚴問曰遼左錢糧先年幾
何所出幾何何以先年足如今不足兵與餉
原額該多少從何年增設多少臣自嚴奏曰
兵馬餉數容臣查一的數奏聞臣錢龍錫奏
曰要查餉必先得兵馬實數方可奏報臣自
嚴奏曰遼左錢糧原有額數這新餉是後來
添的

上曰自有遼事方有新餉當日舊餉那里去了

臣自嚴奏曰從有東事以來有加派又有抽扣等項各處外解不至又有那移去的所以常常不足

上曰如何叫做抽扣臣自嚴奏曰往年因錢糧不足設法抽扣天下大小衙門人役工食每十兩的抽他三兩解來充餉這叫做抽扣

上曰爾部可查原數幾多何年增起從何抽扣要逐一徹底澄清查明具奏臣自嚴奏曰抽

扣原自不得已而行之 臣 標奏曰抽扣信非
良法
上曰舊自舊新自新如何不足 臣 自嚴奏曰兵
馬日增所以不足 臣 前日曾造有簡明冊子
見在 御前
上曰見了 臣 標奏曰向來法紀不明人心愒玩
所以難查 臣 龍錫奏曰這錢糧還要各鎮逐
一查去查了一鎮又是一鎮方得明白
上曰朕記得先日有大工有薊生祠多少錢糧

無日不進益有發有餘今大工完了生祠沒了如何不足前日又撤了各處内鎮便該有許多錢糧下來那里去了　臣　自嚴奏曰外解不能全完所以不足

上問曰外解何以不全　臣　自嚴奏曰外邊逐年水旱也有一年幾處災傷的又加點遼各處多事所以年年不足

上曰朝廷給餉養兵原要有用如今動輙鼓譟養這驕兵何用　臣　自嚴奏曰別邊軍多能著

續地方宜設處給發錢糧也還寬裕些所以
不致鼓譟只遼東多事是客兵沒有妻子室
家一日要補還他一日一月要補還他一月
是無可奈何的

上曰太倉銀兩原非邊用如何急了便要請帑
臣自嚴奏曰 國初太倉原是不發的到萬
曆間有事請餉說起後來成了例了有事便
來請餉

上曰卿到部裏將新舊錢糧都要徹底澄清逐

一查奏

上又命宣讀御史李長春論吏部積弊疏讀至

中段

上命止讀　召問閣臣這所言何如　臣標奏曰

銓司吏弊種種誠如臺臣所言　臣周道登奏

曰從來吏弊冗積已久非自今日

上曰既如此便當重處如何不票出來處分他

臣龍錫奏曰此論積弊句句均當只是頂首

充餉臣等不曾票出來

上問如何叫做頂首臣龍錫奏曰頂首是下首人頂上首的應該有幾多銀兩各衙門胥役皆有頂首惟吏部頂首銀獨多故作弊亦多若近日將來充餉後來胥役說我們是公家買的更要作弊了昔年吏部尚書李宗延曾上疏追頂首銀兩助大工這銀郎加在頂首上故頂首愈重今但嚴究積胥不許作弊頂首不革而自輕矣

上復徧問諸臣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吏部這

弊頂首從來精明的官也難華他各要銳意

查革這是吏部官的責任禮部尚書何如寵

奏曰從來吏弊都不曾查得如今

皇上聰明神聖從今分付自

聖諭以後吏部振起精神也不難查

上復于御史疏覽至民以有司爲命官以不貪

爲寶二語朗誦以示廷臣

玉音朗朗因　諭閣臣曰朝廷設官爲民反去

害民若不重處何以儆後

上命賜茶諸臣暫退有頃復　召閣臣等入
召御史吳玉宣奏劾樞臣王在晉等疏至在
晉何如人也
上命高聲讀又至公子親家等語
上問怎麽說公子親家　臣玉奏曰他有个親家
一个兒子在這裏說事過錢
上曰甚麽名字是官是民玉曰一个土豪姓[illegible]
一个舉人姓[illegible]
上復問疏中壟斷字面　臣玉奏曰壟斷是市上

人登那高處左右望而取財利之意

上問爾所奏果眞否　臣　玉奏曰　臣　是言官如何敢欺若欺

皇上便是欺　天便是欺自巳心了　臣　生平讀書只知不欺兩字

上問閣臣何如標等代奏御史說他生平所學只有不欺二字又讀至張慶臻行賄等語慶臻出班跪聽玉讀至開國元勳等語

上問這是怎麽說　臣　玉奏曰是在晉疏中語也

上徵問東班中有聲是誰兵科給事中熊奮渭
出奏是臣說這句話是在晉自家上本的
上怒曰吳玉奏事爾何敢多言奮渭長跪御史
又讀至時局等語
上問何爲時局臣玉奏曰即當時是魏忠賢的
局面如今是
皇上的局面
上怒曰如何以他比朕又問閣臣何說臣道登
奏曰就前月

皇上問的局面二字他說近日人情局面又問

如何叫做時局　臣龍錫奏曰局面是大家公

合的局面據王在晉說此時人情却不究他

卽為時局此二字原不要又讀至妄自矜詡

等語聲音欠真

上曰再念這兩句宣畢

上復問輔臣何如　臣標奏曰王在晉屢被人言

皇上宜放他去

上曰事事只有一个是非吳玉所奏封疆大事

中樞重任自有

祖宗之法在如何只教他去便了臣道登奏曰言官奏事或有過當只開國元勳及時局等語王在晉說的話原不是臣玉奏曰臣是言官有風聞怎敢不奏聞閣臣說臣過當是那件過當

皇上命他一一查說出

上問道登曰方纔卿說過當如何臣道登奏曰他的兒子不在這裏臣龍錫奏曰在晉邊情

馴熟往時在關上錢糧亦在節省一邊只未見十分執持臣吳玉奏曰怎說在萬山之中豈不是欺

皇上

上問卽如張慶臻一事如何臣玉奏曰就問慶臻自家

上問閣臣曰改勅事卿等豈不知道閣臣奏曰

臣等原不知

上曰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慶臻有揭帖如何

説不知閣臣奏曰先見的是兵部手本其張
慶臻揭帖是後來出的
上曰張慶臻如何不上本敢送私揭臣慶臻奏
曰臣以一時盜賊生發不及上本又係小事
不敢瀆奏
上曰改勑書如何是卜事臣慶臻奏曰改勑書
皆是中書臣原一字不知
上曰勑書豈是妄增的你不出揭中書他豈敢
擅寫臣慶臻奏曰臣只多了一揭

上怒曰這不是你的事是誰的事如何敢來妄
辯
上叱之又命部臣等來這王在晉張慶臻事如
何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臣履任未久只做
本等職掌却未去訪問
上曰卿等外廷都是知道的如何說不知令科
道官奏兵科給事中張鼎延奏曰慶臻用賄
改勅書是實
上問閣臣這勅書內字是誰添的閣臣奏曰若

臣等要添也須奏過豈敢擅改

上曰卿等將此本揭同諸臣于門外公同議來

奏不許徇情

祖宗之法朕不敢私諸臣出慶臻奮渭二臣伏

跪

上端居良久取別疏細閱又命取各官職名覽

竟親灑宸翰一掃有頃衆臣入奏曰臣等會

議自公應是張慶臻之罪兵部手本也是他

中書添字也是他

上曰怎麽中書就敢添字慶臻領勅書方知 臣

玉奏曰中書徇情

上曰原是係賄買的你若不知兵部手本何得

來御史王道直奏曰張慶臻極富賄買是實

上命取手本問面上西房二字是誰批的閣臣

奏曰是 臣 寫的但中間量增等語因票擬忙

一時不暇細閱

上曰勅書關係不小如何不細閱 臣 龍錫奏曰

從來是舊稿

上曰此却是新稿這是誰添的兵部具有手本
他如何不知卿等何爲不奏
祖宗有法卿等也有在裏邊的 臣 玉奏曰這都
是有心之罪不是不知
上曰祖宗之法朕不敢私今都推不知如何呼
做公議
上又問衆臣如何不奏可都奏來科臣李覺斯
奏曰 臣 是巡視京營的前已有疏叅論張慶
臻改 勑書事內并說兵部并輔臣中書俱

有不是處兵科張鼎延奏曰臣亦有疏在
御前若非慶臻有行賄中書如何與他改寫臣
疏中有刑賞不得其平原有這一句
上問奏的是誰鼎延自報職名
上覽職名因取原本命其宣讀至張曉飄然等
語
上問閣臣如何閣臣奏曰大同失事重大是實
上詰曰封疆大事前日如何不說重大人臣何
爲不知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臣等原在林

下未能盡知　臣　鼎延奏曰如何逮巡撫而獨
寬總督公然不問法之不平莫此爲甚引熊
廷弼王化貞爲言閣臣奏曰廷弼失事廣寧
與張曉不同　臣　鼎延奏曰原就不同但與巡
撫事該一體又宣至厭薄諸臣等語
上曰朕何曾厭薄諸臣來　臣　鼎延奏曰諸臣奏
事或一時應對不及望
皇上寬容
上曰雖是一時應對不及也是事體有爲情面

不奏的如何是朕厭薄　命再奏鼎延奏太

臣是

皇上股肱之臣應答不來還望寛容

上曰朕何嘗不寛如票擬未嘗朕何嘗不知卽

如擅改勑書閣臣惡得無罪　臣　玉奏曰當初

主使都說是劉鴻訓

上曰科道官如何說　臣　道直奏曰張慶臻屢次

用賄不是無因至前是有緣故的長安中三

尺童子無人不知之

上問閣臣曰張慶臻顯是用賄卿等仍爲不知

臣慶臻奏曰臣添這一條所利幾何臣何故

用這重賄

上怒叱之科臣奮渭奏曰臣自田間來纔十日

臣方多口有語未敢說出

上又問閣臣曰王在晉事公議何如劉鴻訓外

邊既然喧傳卿等閣中一處豈有不知方纔

科道官都奏得明白又有何說

上又命科道官再奏科臣鼎延奏曰長安俱說

慶臻行賄是實 臣覺斯又奏曰外面都知行
賄是眞但主使的不知是誰臺臣道直奏曰
他兩次揭帖都在閣裏
上問閣臣曰若無人主使如何中書敢添一字
上命吳玉再奏曰有揭帖到閣裏自然是眞 臣
標奏曰 臣等日與鴻訓同處並不聞有此事
皇上還要細訪
上曰方纔衆官都說是實又訪甚麼閣臣再三
申辯以國體爲重 臣龍錫奏曰此時皆因 臣

等不能詳慎致有此事　臣等疏略之罪自
無所逃　臣等始終不敢欺
皇上一字鴻訓受
皇上知遇之恩決不敢有此事　臣等四人同事
一體若鴻訓有罪　臣等亦皆有罪
上曰這罪與卿等無干又命吳玉奏曰於面宣
傳是這等眾臣所奏皆同
上曰眾官所奏皆同不必再辯速擬票來這番
是朕的勑書原是

祖宗的法度張慶臻的揭帖是遍與中書的麼

他揭中語怎麽郎　命宣田佳璧辯疏正德

十六年馬單二子等語

上命再讀一遍讀訖

上又朗誦相應量爲增入批寫進呈及掌西房

非一人等語

上日這辯得不明白應速擬票來閣臣等再三

奏日恐鴻訓不真　臣等不敢擬票

上又命二三班的奏吏部侍郎張鳳翔奏日張慶

臻用賄收　勅竊弄兵權是大不敬無人臣

禮今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尚敢如此如何推得

中書中書不過順指氣使之人科道官訴未

必無據

上問奏者何官鳳翔以職名對禮部尚書何如

寵奏曰受賄賂是臣子之大罪

皇上明鑒萬里　臣以理揆之閣臣也不應有這

等言官風聞入告原說是外面喧傳尚無的

據

上曰方纔鳳翔說科道之言有據既有據如何

說不是他　臣　玉奏曰外面說主使都是劉鴻

訓

上曰這不是朕意是諸臣大家公心原是

祖宗之法朕豈得私吏部侍郎吴宗達奏曰還

須問科道官所奏事情是虛是實纔好票擬

臣　標奏曰

皇上還要細訪恐萬一不真

上曰衆官所奏如何不真　臣　標奏曰何以爲據

上曰以揭爲據　臣　慶蕃奏曰　臣　憑會典具揭

上大怒曰好嘴叱出候　旨命閣臣擬票來　臣

標又再三奏曰

皇上旨出將傳信天下萬世不真奈何

上曰這樣明講還怎麽不真速擬票來閣臣逡

巡叩首起　臣　鼎延復奏曰　臣　昨奏堂屬體統

是〻　朝廷之大經賞罰要平是　朝廷之大

法

皇上命閣臣票出

上曰知道了閣臣侍從鵠立

上目之曰卿等如何不去票來即給筆硯命于

殿門內擬票傳諸臣暫退閣臣擬票訖趨請

御前奏對良久語密不聞有頃　召閣臣入

上命卿等都來卿等昨請枚卜諸臣亦請枚卜

須要秉公不徇情面愼簡有才望的會推六

七員來看若關外事體袁崇煥前在朕前以

五年滅奴及清愼爲已任這銕餉事須講求

个長策 臣 自嚴奏曰自奴酋發難以來邊上既設重兵不得不用多餉如今只好去其不堪者若盡數汰了萬一有急何以備之

上曰遼兵動輙鼓譟各邊效尤成何底止每次召對原要求行長策卿等如何不奏 臣 標奏曰這个在外邊議來 臣 龍錫奏曰外邊用兵用餉要他自己打算方知多少 臣 自嚴奏曰這還要袁崇煥自己奏來他所請錢糧 臣 部如今不得不與他

皇上前發的帑金臣部各處湊去二十萬只有
八月的九月還少
上曰前說危在旦夕急于請餉三十萬還不彀
今發十萬如何說就彀了臣標奏曰還未彀
上曰小民脂膏原爲保民只要用得着實復
命二班諸臣奏來禮部侍郎周延儒奏曰軍
士要挾固非爲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還
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說今各兵只少他
折色銀兩原不曾少他每月餉米尚可支情

如何動輒鼓譟其間必有緣故
上曰正是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
缺餉豈遂至此前月袁崇煥說目前欲亂如
今又過幾日了 臣延儒奏曰兵變之說安知
非那不肖的將官不喜袁崇煥故造出這恐
嚇他的言語來搖動軍心方纔部臣說要袁
崇煥自已奏來古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這外面方略要他自已作用請兵餉也在他
自已算計 臣自嚴奏曰遼東十二萬兵馬錢

糧從天啓元年來已慣了他崇煥如何一時

汰得來的這關外的兵不但防東又防西少

不得要這些兵只關門略少些也罷

上曰關門原來是多少　臣自嚴答曰是四萬　臣

龍錫奏曰兵只好教他實實選練得精便自

漸漸汰去一時忙不得

上曰既然如此卿等求一長策方好　臣自嚴奏

曰這長策須要發道　旨去要他議來欽限

一个定數

上問曰如何要添臣自嚴奏曰

皇上前發的只了得八月的餉路上去有八萬完七月之數內帑十萬臣部十五萬只抵得一月之數如今尚在途中九月十月的還未有臣如寵奏曰關內關外向來缺八月九月兩个月餉咋

皇上所發帑銀并戶部新解僅可補完八月而九月尚缺目今已十月矣從此陸續解去又不過補完九月餉銀轉眄間又是十一月到

底欠兩月之餉是戶部終日解銀遼兵終日欠餉無有了期還須設處即于目前總欠九月十月之餉則後來所解皆是本月之餉庶軍士不得藉口然後法盡可行

上曰禮部說得是臣如寵奏曰臣前曾奏

皇上外解不至未必盡欠在民間大半是征收在官或因有別事挪移借用的或有躭阻未起解的或解在途解官遷延作弊種種有之

上念諸臣跪久令起立奏臣如寵奏曰便是差

官守催不過是部屬司官又未必有風力的且十三省差十三員官又去騷擾驛遞不如逐年令司府官將各處錢糧造一詳細冊籍內開解額多少征收多少民欠多少逐項清算每年遇

皇上萬壽各省直進表官員便着他順帶具奏自然時日不爽其外邊撫按體統尊事務頻錢糧支收責在左布政還有右布政最閑不如要他協同進表官員清冊賫奏爲妥臣自

嚴奏曰禮臣之言極是進表官或是分道管轄有不到府縣官又只憑掌印官造一冊與他亦不足據臣有疏在 御前還是責成撫按要他督率司府查參明白奏報

皇上事便有歸着了

上曰朕見卿本尚未細覽

上又問閣臣責成撫按與責成右布政兩事如何閣臣奏曰責成撫按爲長臣自嚴奏曰兩直隸無布政各省錢糧俱屬左布政出入若

責成右布政恐左布政便推開了 臣 如寵奏
曰錢糧收放自是左布政事但造冊要細心
查核故要右布政佐之
上問閣臣如何 臣 龍錫奏曰錢糧起解要撫按
先具一本奏報即差官便不敢遲
上曰還要立限 臣 龍錫奏曰差官之弊極大往
時還有假批假印的但先奏報了便無此弊
臣 自嚴奏曰舊時錢糧起解也有文書到 臣
部但錢糧極瑣碎也有幾百幾千也有幾十

兩的如要查核還是年終查叅總册其處若干完若干欠若干解若干便無遺漏

上曰有文書到部也就是了 臣 如寵奏曰戶臣說進表司道恐有分管地方不同不如即令右布政總賫亦可 臣 自嚴奏曰若有撫按查叅但各官陞轉不時也有右布政署印的 臣 標奏曰布政同是衙門錢糧無論左右布政遷轉俱要他候代如撫按一般錢糧自然不差吏胥也不敢作弊 臣 自嚴奏曰涖任的該

候代劣轉的不該候代他久在地方反爲民
害
上曰卿說的是又顧輔臣曰卿等到閣擬諭來
進覽臣自嚴奏曰臣部錢糧新舊做兩冊是
從來京邊舊餉新餉加派的自奴酋發難始
有新餉司官管新餉是一員管舊餉是一員
上曰該分做兩冊臣如寵奏曰作兩冊甚好
上曰卿等如此各修實事財用何愁不足臣自
嚴再奏曰臣等仰見

皇上焦勞盛心不敢不竭力擔任但恐才力有
限不能仰副
皇上期望
上曰卿等都是才力兼全的但各脩職業把國
事當作私家事天下何愁不治諸臣承 旨
臣奮渭復叩頭奏曰臣久經摧折初入班行
未諳 朝儀伏乞
皇上寬宥
上命出外候 旨諸臣行禮畢

聖駕還宮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癸亥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及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錢謙益翰林院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錦衣衛堂上官來

文華殿召對

上御煖閣先　召輔臣李標錢龍錫及冢臣王永光入商搉移時三臣出

上御文華殿諸臣行禮畢　召入諸臣肅立

召禮部尚書溫體仁曰卿叅錢謙益受錢千

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為關節
結黨欺君之罪可是實的麽 臣 體仁奏曰 臣
如恭人之欺豈敢自欺字字都是實的
上問錢千秋事結了不曾 臣 體仁對曰錢千秋
逃了刑部將金保玄徐時敏問罪千秋並不
曾到官
上又舉體仁疏中語欲卿貳則卿貳欲枚卜則
枚卜是怎麽說 臣 體仁奏曰此番枚卜都是
錢謙益事體不曾結不該起陞如何起陞如

今枚卜不該推他在裏面他就是要枚卜了

上問是眞麼體仁對曰眞

上召錢謙益問曰溫體仁參卿受錢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可是眞的麼臣謙益對曰臣才品卑下學問荒疎濫與會推之列處非其據溫體仁參臣極當但錢千秋之事關臣名節不容不辯臣于辛酉年典試浙中與科臣暴謙貞矢公矢愼一時號稱得人初不聞有錢千秋之事臣到京復

命方聞得有錢千秋一事當時具有疏參他勘
問明白現有奏案在刑部 臣 體仁奏曰錢千
秋逃了徐時敏金保玄過付之人提到刑部
親口扳扯錢謙益如何賴得過 臣 謙益奏曰
臣 不敢多辯現有卷案在刑部
上問輔臣如何是過付輔臣奏曰俱是光棍騙
錢的
上命再奏 臣 謙益奏曰錢千秋試卷原是真定
府推官鄭履祥取的上卷 臣 為總裁不能徧

閱只看他七篇文字又看他後塲也通不曾
看到結尾七字一時疎略之罪臣不能辭臣
體仁奏曰千秋遺戍有受賄之人
上召刑部問錢千秋事怎麼說臣喬允升奏曰
此事在天啓二年臣時在太常寺卿天啓三
年臣纔到刑部不曾經問現有卷案臣體仁
奏曰錢千秋並不曾到官臣謙益奏曰其實
到官臣豈敢欺
皇上

上問輔臣曰錢謙益說錢千秋事結案不曾輔

臣對曰

皇上取刑部卷案來看便見明白了臣體仁奏

曰現有過付人只錢千秋不到

上召部臣科道曰據體仁奏說不曾結據錢謙

益奏又說結了卿等奏來臣王永光奏曰錢

千秋事臣光已經奏過

皇上那錢千秋到官結案了

上曰錢千秋既問遣戍一定有个受賄之不遐

永光奏曰問吏科給事中章允儒臣允儒奏
曰臣當日待罪在科曾見招稿
上曰招稿上是甚麼人納賄臣體仁奏曰錢千
秋未曾到官只是照提
上問如何是照提輔臣奏曰坐名問罪謂之照
提
上命禮部卷子并刑部招稿俱取來臣體仁奏
曰當時還有科道參他
上曰是甚麼人參臣體仁奏曰臣在田間失記

姓名 臣 謙益奏曰疏在錢千秋未叅之前後來魏忠賢用事見 臣 與楊漣道義相交崔呈秀使臺臣陳以瑞誣疏陷 臣 臣 體仁奏曰前一疏在魏忠賢未用事之時難道也是崔呈秀

上命辯疏與叅疏俱取來 臣 體仁奏曰 臣 職非言官可以不言適當會推不與 臣 應避嫌引退不當有言但念枚卜大典

宗社安危所係舉國無一人敢言者 臣 若不言

上負
聖明下負生平所學臣不忍見
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
上命諸臣起暫退賜茶諸臣謝恩出
上傳諭記註俱要詳明不得增減修飾少頃
上復御殿命諸臣入　召諸臣翰林院官朱之
俊宣讀體仁疏畢　召體仁曰卿參神奸結
黨欺君之罪奸黨是誰臣體仁奏曰錢謙益
之黨甚多臣還不敢盡言

上問怎麽枚卜大典一手握定臣體仁奏曰此
番枚卜
皇上務求眞才其實都是錢謙益主張的臣所
以說他一手握定
上又召方纔說受賄是誰臣體仁奏曰受賄之
人就是錢謙益
上召問王永光問卿方纔奏名儒見招稿還是
怎麽說臣永光奏曰臣不曉得原招是名儒
看見想是差不多招稿

上曰錢千秋他說有一个金道士說有人賣題寫一合同將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結尾中了方付銀是有个金道士　召章允儒出跪奏曰臣先任華亭知縣壬戌行取蒙
先帝拔入諫垣臣同官顧其仁曾有叅疏說浙闈的事
上問怎麼是浙闈輔臣奏曰錢謙益在浙江主試臣允儒奏曰臣見叅疏有錢千秋的事問結了以後假滿回京見刑部有招稿刊本不

記得刑部問官姓名今蒙

皇上召對臣項在外見閣臣冢臣說溫體仁有

跪條錢謙益冢臣云這是我們會推中之人

曾見招稿未臣云臣家中偶有一箇刑本因

命人到寓所取來與冢臣看臣體仁奏曰令

蒙召諸臣在外是商議來的臣允儒奏曰

今日枚卜大典諸臣矢公矢慎天日臨之在

上

皇上臨之在上臣等何敢有私溫體仁資雖深

望原輕諸臣不曾推他如謙益有穢迹何不
糾之于枚卜之前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
聽
上裁今尚未知
聖意誰屬温體仁隱然以不與會推熱中鞅鞅
臣體仁奏曰科臣此奏正見其黨錢謙益未
枚卜之先不過冷局臣糾他何用枚卜既點
之後臣糾之必于此時叅他爲
皇上慎用人

上曰會推上錢謙益是第一名爲知有這事假
如朕點了他怎處臣允儒奏曰黨之一字從
來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這等說臣猶記得
當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陳于廷諸臣于會
推吏部尚書汪應蛟喬允升刑部尚書鈌使
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大抵小人爲公
論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爲黨留傳
至今爲小人害君子的榜樣
上怒叱之曰胡說　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拏

了時無人承　旨

上曰錦衣衛何在錦衣衛官過來承　旨將名

儒扶出

上命王永光奏　臣　永光奏曰會推閣臣是　臣　部

職掌　臣　見

皇上要良相採訪公論故從公會推至于結黨

臣　實不知　臣　體仁奏曰

皇上試問王永光屢奉　溫旨何以不出直待

瞿式耜有言完了攷卜大事然後聽其去言

猶在耳

皇上眷注冢臣如何命他去是冢臣去留我

皇上不得專主有此事否

上問永光卿何以先告後出 臣永光奏曰 臣一

向真病蒙

皇上溫諭又見枚卜大事 臣原勉出定這件事

還要求去 臣體仁奏曰錢謙益熱中枚卜使

梁子璠前上一疏要侍郎張鳳翔代念會推

從來未有之事

上命部臣科道過來問曰朕先傳旨教你大興
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的人是公不是公選
永光奏曰我
皇上召問吏科河南道與郎中耿志煒便知道
了 臣 體仁奏曰王永光是六卿之長進賢退
不肖是他的職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 臣 永
光奏曰會推應該選司採訪在任在籍的人
只問他便曉得
上命取職名來 臣 房可壯奏曰 臣 等都是公議

上曰會推大事其中推這等人還說公議諸臣奏來又問怎麼不奏輔臣奏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

上曰關節是眞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

上閱硃卷面批語問曰批語是誰批的中字是誰寫的輔臣奏曰是錢謙益寫的

上曰既是他寫的如何說不是他卿等怎麼說輔臣奏曰據刑部招是光棍騙錢的乎秋交才原是可中的光棍知道他可中所以去騙

上曰光棍作主考麽光棍中他的麽既是他職
如何與他不相干　臣　體仁奏曰關節是錢謙
益分明滿朝都是謙益一黨　臣　受　四朝知
遇忠憤所激不容不言關節是真的時刑部
推在兩个光棍身上若不受賄如何得中自
然錢謙益受賄輸臣奏曰前事招問明白
上曰招也是極閃爍的不可憑據既說提到又
說不提到後邊提到如何前邊問罪罪是懸
坐的麽輸臣奏曰後來也拿到了　臣　體仁奏

曰如今錢千秋現在京師日入錢謙益之幕
指望謙益入閣希圖辯復使謙益可以枚卜
則千秋亦可會試
上曰溫體仁所參是實因令疏稿招稿揭帖𠂢
卷付閣臣等
上曰卿等即去與在外文武諸臣從公會議來
可徇私諸臣未對
上曰不承旨麼諸臣即承旨體仁獨奏曰臣一
身孤立滿朝都是錢謙益之黨臣此疏一出

不惟謙益恨臣入骨即謙益之黨無不恨臣

臣一身豈能當衆怒懇乞

皇上罷臣歸里以避兇鋒臣叨九列之末豈敢

欺

皇上斷不敢欺只是不忍見

皇上焦勞于上諸臣皆不戒懼爲念不得不參

上命再奏體仁奏如前

上曰卿既爲國劾奸何必如是卿奏的是

上怒立命記註宣讀官出時錢謙益伏地待罪

上命門外候　旨暫退有內侍口傳密諭錦衣
衛今日拏人如何不遵舊例明日具本回話
諸臣廷中會議良久
上秉燭復御命諸臣入輔臣持疏揭回奏錢謙
益既有議論回籍聽勘錢千秋下法司再問
上曰是公議的麼因命二班奏又　命科道官
奏槩未對
上曰問着不言退後便有千言是怎麼說御史
房可壯對曰還望從輔臣之奏

上曰往時不召對你們便說不能見皇上的面
上下不能交君臣之意不浹及至召對又說
朕輕斥大臣敬君爲臣之禮也是不可廢的
君前臣名如何毎席只說官銜輔臣對曰此
積套相沿原不是蒙
皇上教訓以後都改過了
上曰難道此禮也不曉得又　命再奏輔臣標
奏曰臣等惟是公議臣等共事
堯舜之主如何敢黨

上曰朕豈敢當堯舜只願卿等爲臯夔輔臣奏
曰臣等心不敢不盡只是才力有限
上曰朕拔卿等原爲安民旣拔卿等又是這樣
到不如那稱功頌德之臣那稱功頌德的時
候邊方也完固財用也充裕如今枚卜不得
當今枚卜且暫停輔臣龍錫奏曰這所推諸
臣才品不同也有才品也有清品如清品人
就要說他偏執有才識學問的就要說他有
黨安得人都道好還望

皇上就中點用

上曰通關節是有才麼又　命二班諸臣奏切

責至再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

皇上再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來懼于

天威二來還是牽于情面摠之錢千秋之事關

節是眞又今現有硃卷招案已經

皇上御覽詳明關節已有確據不必又問諸臣

上又詰問諸臣曰自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

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若會議不公不如不

會議卿等如何不奏臣 延儒奏曰大凡會議
會推事我
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爲極公不知外廷都
只沿故套原無許多人只是一兩箇把持住
了諸臣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是言
出而禍隨
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
上曰朕時常召對當面問卿等別無言答應何
責召對適纔有二班這官因目視延儒今奏

職名因應職名

上曰只有這官奏了數句輔臣對曰枚卜大典

還望

皇上點用不可以一人廢了

上曰朕今日出來與卿等商議枚卜的事誰想

其中推這樣人朕怎得知輔臣標奏曰關節

原是與錢嫌疑不相干錢千秋原是名士央

得的

上曰既是名士他自中得何必又通關節輔臣

標奏曰只是其人不妥希圖僥倖念頭差了
上命諸臣再奏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
聖明在上臣不知有黨會推是吏部臣永光奏
曰臣前曾有疏會科道官各舉所知
上曰科道官一疏薦舉十餘人或百人俱是眞
麼如今雍雍濟濟在位的也不少那曾做一
件事來都是受用麼諸臣俱伏謝臣自嚴奏
曰錢糧不足兵餉不敷是臣部之事臣才力
不及望

皇上罷臣歸里另選有才望者

上曰朕奉天承運止賴卿等輔弼如何不肯擔當還是朕不用卿等還是卿等不肯展胷忠大才朕原幼冲不足以服人所以卿等不肯擔當輔臣等皆頓首引咎少頃輔臣標奏曰吏科章允儒奏事言語摩纏心實無他他是言官望

皇上寬宥輔臣龍錫奏曰允儒是言官之長處之恐言官結舌

上曰如何結舌他是吏科會推是他的事他豈能辭其責他是挾私多言卿等看不出來麼朕前不時召問不曾見有甚麼好條陳朕公道處分一兩人就說閉塞言路就說不是了言官薦一人就要用叅一人就要處使朕不能用一人權任在下麼朕若點一箇陪推就說點陪了這樣以後只推正的一人便了何必又陪朕嘗召對原為保　宗社安邊疆安百姓豈為富貴受用若是朕宮中豈不好受

用今日爲這樣事一時不曾安息輔臣標彙
奏曰我
皇上這樣焦勞外廷也都曉得此時正是該焦
勞的時節只是臣等才力有限不能仰體
聖心
上曰朕宮中出一旨改一字便有許多話說是
中旨輔臣龍錫對曰
皇上改票這是留心政務且如
皇上親筆改了畢竟發與臣等臣等寫過然後

進呈發下這都是

皇上聖明處分臣等每對外廷說知無不仰

皇上聖明

上曰言官每奏說小忠小信又說微言冷語必

說中皆知者可審而于英明者難解意將以

朕爲何如主轄臣標奏曰他意思原是忠愛

只是疑揣不當臣龍錫奏曰君正則臣直古

人有是言只爲

皇上聖明故諸臣敢如此說臣永光奏曰諸臣

也是防微杜漸之意

上曰防微杜漸朕也不怪他說只是不該挾私妄言不教而殺謂之虐朕屢屢教戒何曾見他奉行及至問他又不言 臣龍錫奏曰言官

皇上只要優容他如今詰責了他使不敢言只是要優容

上曰朕正要聞過朕有過失科道官奏來朕不憚改只是不可挾私輔臣奏曰我

皇上這等焦勞 臣等敢不竭力

上曰這數日來票擬與先時不同朕自看得出
來卿等也都知道輔臣俯首謝不敢
上又命諸臣奏諸臣未有對者輔臣奏曰諸臣
一時不能對
上曰不是不能對只是心不在政事上所以一
時說不出來若一心一念在政事上一問就
說出來如今只懷故套天下何時太平　又
命輔臣問曰卿等見這幾句麽因舉招稿內
照座師尸語問罪等語這是怎麽說輔臣奏

曰是錢謙益已叅他所以這樣說

上曰既中了他如何又叅他 臣體仁奏曰顧其

仁叅了錢千秋錢謙益無以自解所以又叅

了錢千秋

上問曰叅的怎麼說 臣體仁奏曰 臣在田間不

知其詳

上問輔臣曰卿等看過麼輔臣奏曰 臣雖看記

得不真

上命諸臣起覽思片時親灑宸翰命諸臣起以

指示諸臣各部受　旨傳看了

上曰卿等怎麼說朕說的是麼輔臣奏曰我

皇上處分自然至當

上曰朕與卿等商推或是或不是卿等直言如何說自然是輔臣奏曰會推是一件好事如今就處分一个恐于大典不光

上曰會推好事如何推這樣人往時閣中也只是一員雖如今多事卿等居中擔當首輔韓爌到日三員也彀辦事了會推且停卿等不

必奏輔臣奏曰臣等才力不及前人

皇上這樣焦勞會推事還望允行

上不允行

上又問如何是黨輔臣標對曰同志爲黨龍錫

對曰往時摧折的一時起用在朝意氣相

合人便以爲黨畢竟路頭是正的

上曰朕先有旨起廢要得真才如今起廢的都

是借題有考察的有被論的有貪的都說是

魏忠賢摧折輔臣奏曰近日有旨止許薦一

人卽今拏定這法後人自不敢借題
上又曰兵部尚書缺推張鳳翔若有黨也還要
另推臣鳳翔奏曰臣鳳翔原不曾經歷封疆
令推兵部尚書臣原力辭臣不敢知有黨
上曰朕先也不知有黨臣鳳翔奏曰溫體仁是
臣之座師馬之騏是臣之門生臣爲吏部左
侍郎當會推時臣不能推其座師不能推其
門生臣之無黨有黨可知
上命再奏張鳳翔對如前臣體仁奏曰張鳳翔

果然是臣門生御史梁子璠疏命他會推他
問臣臣曰豈有尚書見在侍郎代會推之理
上曰正是尚書既有侍郎豈可預會推臣鳳翔
奏曰梁子璠急欲枚卜原是用侍郎定不是
用臣臣實不曉得這意思
上曰朕也不知這意思體仁又奏曰侍郎會推
是梁子璠要他早定枚卜之事其實與張鳳
翔無干
上曰還有京營總督缺大計在即就要推還有

會擬張慶臻一案如何不見回奏臣永光奏

曰今日傳單會議值

皇上召對是以暫停

上曰旨下十餘日如何今日纔得傳單這還是

往時怠玩故習臣永光奏曰會議有十九會

本九卿科道每人俱要與他看九卿人少科

道人多

上曰人多議便公了麼臣永光奏曰原議本謄

寫不及喚刻字匠刊出刷印就躭閣有六七

日

上命再奏永光對如前輔臣奏曰是今日會議

不是今日傳單

上曰限三日回奏臣永光曰明日即會議

上曰枚卜暫停諸臣起

上曰朕還記堯舜垂拱而天下治當時有臯陶

夔稷契諸臣故無爲而治今日邊上奴酋照

舊不曾復寸土今歲漕未到延遲至今朕如

何不憂心只管泄泄悠悠杳了幹甚麽事輔

臣奏曰　臣等職在票擬是臣等之罪
上曰朕不專說卿等六部科道都要振作諸臣
各舉職業何事不給朕每召對一次添臣下
一次瑣碎六部九卿科道各舉其職何事不
治諸臣跪承旨
上命諸臣出　諭內臣收前案傳入閣
上起還宮時漏下二鼓餘矣

崇禎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辛未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記註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錡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孔昭錦衣衛堂上官來文華殿

召對

上御文華殿諸臣進見叩頭畢　召諸臣入東西鴞立輔臣李標錢龍錫奏曰　臣　等待罪欽

奉

皇上溫旨臣等不勝感戴叩頭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取出兵部會京營總督疏　召
侯伯李守錡陳光裕吳遵周劉孔昭四臣出
班面奏
上曰京營重務廢弛已久朕欲于卿四人中點
用一員營務當如何整理卿等奏來臣守錡
奏曰
祖宗設立京營拱護神京關係最重但承平日
久人心玩愒以致營務廢弛今欲整理必先

甄別將領盖總督一人耳目有限難以遍及
十餘萬軍若賞罰嚴明甄別公當鼓舞有方
將領得人整理則易臣光裕奏曰今日京營
急務在清隱占包操之弊信賞罰以核錢糧
勤操練以壯國威臣遵周奏曰京營
祖宗設立以爲腹心其權匪輕奈承平日久積
弛怠玩弊竇多端皆因情面難破以致决裂
殆甚况在此時多事之秋又非往日可比必
先重將權信賞罰勤操練選精銳退老弱盡

公無私大做一番以振頹風臣孔昭奏曰臣
聞
祖宗設立團營拱護神京間時選練精銳爲各
邊根本有警便調遣防守自庚戌年後承平
日久軍驕法玩皆因爲將的不能實心任事
日致廢弛所以動煩
聖慮況目今糧餉不足徒有虛糜軍無實用惟
主將不能潔已安能表率將領又何以鼓舞
三軍

上命再奏　臣守錡奏曰京營弊竇不止一端一
時奏對未能詳悉但只實心爲　朝廷做事
自能釐奸剔弊　臣孔昭奏曰老弱不汰隱占
不清這弊不獨京營如此天下皆然幸遇
皇上勵精圖治千載一時　臣蒙
皇上召問不得不以實對
上召輔臣等俱來諸臣跪
上問曰這事公推不是輔臣標等奏曰此係兵
部從公會推

上復問部臣吏部尚書王永光奏曰原係兵部
會推誰敢不公署兵部事左侍郎唐世濟奏
曰臣等原奉
皇上明旨本部司官會同九卿科道等官并勳
臣遴選四員俱出于大公伏候
皇上欽點
上命諸臣起暫退隨　召輔臣入商確良久復
召文武等官入
上召襄城伯守錡諭曰京營關係重大朕今點

用卿須要着實振刷盡革從前積弊不得苟
且塞責如仍前苟且塞責朕當繩以
祖宗之法臣守錡奏曰臣世受　國恩敢不大
馬圖報但京營總督臣自揣才非不堪重任
上曰朕已黙卿當盡心職掌不必固辭守錡叩
頭起
上諭諸臣退隨班行禮畢
上起還宮

崇禎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甲申

上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註記官四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錦衣衛堂上官來　文華殿召對又　召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溫體仁吏科等科沈惟炳閆可陛許譽卿薛國觀劉斯昧江西等道毛九華任贊化來　文華殿召對又　召翰林官李建泰來　文華殿讀本

上御煖閣元　召輔臣韓爌錢龍錫李標移時

上御殿　召諸臣入露臺叩頭畢吏部尚書王
永光等跪奏臣等合詞爲劉鴻訓王在晉等
乞恩蒙
皇上寬宥俱是法外之仁臣等不勝感激叩頭
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諸臣起禮部尚書温體仁過跪
奏臣累疏乞休蒙
皇上温旨諭留臣閉言杜門不敢報名　廷謝
臣不勝感激叩頭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體仁承旨起諸臣肅而入東西

鵠立

上召翰林官李建泰宣讀江西道御史毛九華

疏畢　召温體仁問卿怎麽說　臣體仁奏曰

臣若有以媚璫祠詩必以手書爲贄萬無本

刻之理旣係刻本必流傳廣布豈有九華得

之途中而京師反無別冊且合數十人共刻

此冊豈能掩人耳目何以兩年來絕無人論

及卽此冊何不發于籍沒逆璫之時而待于

毛九華之手

皇上試問九華之冊還是臣刻的是他人刻的

若臣自刻必無此理若他人刻的乞

皇上勑下該部嚴究所刻之人此詩何處得來

眞偽立見若但以刻本爲據則刻匠徧滿都

門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揑

上命再奏體仁奏如前

上召九華問此冊從何處得來臣九華奏曰臣

實八月中買自途閒

上曰八月中得的如何到今纔發　臣九華奏曰
　臣十月考選　臣體仁奏曰　臣叅錢謙益在十
一月毛九華叅　臣在十二月九華既得此冊
何不即具疏特糾冊中媚璫諸人而但于條
陳疏末單指　臣名種種真情已自畢露
上問九華你何以初時不叅直待溫體仁叅錢
謙益後始發　臣九華奏曰　臣十月考選十一
月纔到任不敢造次具疏　臣體仁奏曰十一
月到任十二月也隔一个月

上問九華你知冊葉是甚人刻的臣九華奏曰體仁既有詩有刻的便有賣的臣亦即與買至于何人所刻臣何從問之臣體仁奏曰九華惟恐說冊葉是京師的郎便可查只說是途中得的無處可查臣九華奏曰此冊精工京師人做不得還是杭州人做得臣體仁奏曰望

皇上勑下該部行文浙江撫按一查便明臣九華奏曰逆祠已是毀拆從何處查

上又問疏中商人訟木事是怎麼說 臣體仁奏曰此事更易辨但行浙江撫按查勘 臣果有買三千金木頭之事否

上命再奏 臣體仁復奏曰 臣不曾買木頭若是 臣強騙商人之木何不鳴之撫按此事乃無端誣 臣 臣九華奏曰此事不在撫按彼時撫按若出代商人伸究他如何向魏忠賢來 臣體仁奏曰商人若告在東廠此尤易查且年來諸臣搜索璫黨不遺力 臣若有此事豈有

兩三年之內獨寬臣一人
上召問輔臣卿等如何說輔臣韓爌奏曰體仁
平日硜硜自守亦是有品望的但因參論枚
卜一疏憤激過當致犯衆怒所以諸臣攻他
臣體仁奏曰微臣通籍三十年兢兢砥礪並
無一字掛人彈章只因參了錢謙益攻者四
起凡可以逐臣殺臣者無所不至豈臣一人
之身賢奸頓異至此毛九華錢謙益之黨無
疑臣一日不去人言一日不息

上披覽詩冊這可是真的麽輔臣嬪奏曰看詩
冊列體仁名體仁不得知其何人揑造并言
官亦不得知
上命輔臣起　御案展冊指示後四葉曰此俱
是錢塘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作只問四人
便曉得輔臣嬪奏曰似是此等人做誠如
皇上明鑒
上曰溫體仁也辯得是　命輔臣退溫體仁毛
九華起　召翰林官馬之騏宣讀貴州道任

贊化疏畢

上召輔臣卿等來輔臣爌等前

上披原疏曰言官奏對自有大體這是何等話

如何在朕前褻言瀆奏輔臣爌奏曰言官有

聞入告但新進小臣不諳大體一時昧失

干簡黙伏望

皇上寬宥贊化亦以安體仁 臣標奏曰小臣愚

昧不識避忌總在

聖慈包容 臣龍錫奏曰言官只知以言爲職不

是有心敢于欺罔

上命卿等起　召任贊化入

上覽疏曰毛九華參論溫體仁二詩尚且不真

你如何又參他許多無根之言且如褻語在

朕前瀆奏　臣贊化奏曰　臣一時偶失簡點出

言粗率　臣實有罪但　臣疏中所論事體皆　臣

採訪十分的確纔敢入告

上曰甚麼的確　召溫體仁問卿怎麼說　臣體

仁奏曰任贊化之疏全是誣　臣家中遺業止

有祖房一所臣亦從鄉村之間五世同居庚
中之冬偶遭回祿始別搆數楹郡城無一椽
之棲每入郡中寄寓僧舍凡宦歷地方者皆
可問臣居家居鄉唯知有奉公守法四字任
贊化不叅臣居官之事而叅臣居鄉之事以
爲誣臣居官之事懼
皇上聖明召問廷臣欺罔立見故誣臣居鄉之
事以道里遥遠耳目易眩說臣與海寧陳與
郊結兒女姻家此一查可明也事事無影虛

捏旨如此只乞
皇上勑下該部行文浙江撫按查勘臣果有此
事否若一事實事事皆實臣贊化奏曰體仁
是浙江人臣是山西人如何曉得陳與郊名
字此是長安中萬口喧傳臣始知之
上曰你先說採訪的確如何又說傳聞臣體仁
奏曰如今班行中到有一个証佐
上問為誰臣體仁奏曰見在兵科給事中馬思
理在臣縣作令五年備知臣居鄉之事

皇上試召問思理如果有不公不法之事思理
必不能爲臣諱如有一事果真臣甘伏罪臣
贊化奏曰臣之所言不過採訪公論長安萬
口如一臣體仁奏曰在何處採訪如長安中
萬口一詞然試令贊化舉一二人
皇上召問之果如臣家中有此事否臣贊化奏
曰聞言人告臣之職掌
皇上只下九卿科道會勘如一言不實臣甘其
罪

上曰朕自有鑒裁如何敢瀆奏因　命內侍取
職名來
上覽疏臣　體仁奏曰臣在
皇上之前不敢瑣瑣瀆辯容具疏自明但任贊
化是錢謙益死黨去年謙益將入都門贊化
代謙益首攻御史陳以瑞也是崔魏削奪蒙
皇上賜環之人因曾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
以媚璫糾之及謙益入都把持銓部覆之爲
民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一証也去秋

皇上未有枚卜之旨贊化突出薦相才一疏蓋爲謙益而發至稱謙益爲伊召之班行此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二証也若謙益倖入綸扉贊化自居擁戴首功一旦被臣參破故其根臣最深誣臣最甚臣贊化奏曰臣薦相才之時謙益尚未到京臣並不識一面只憑公論入告至謙益到京始得一面如何說臣是他死黨臣體仁奏曰他若不是錢謙益死黨如何參了陳以瑞臣贊化奏曰陳以瑞銓部只

復冠帶閒住

皇上獨斷着他爲民温體仁如何力保陳以瑞

是他面欺我

皇上又

皇上只問廷臣有一人說陳以瑞是好人臣某

罪臣體仁奏曰臣原非力保陳以瑞只因以瑞

參了錢謙益任贊化故將以瑞參了

上曰不必多奏候吉行

上命賜茶諸臣出叩頭謝茶畢

上暫退煖閣有頃秉燭復命諸臣入

上召翰林官閔仲儼宣讀大同巡撫張宗衡疏

畢

上召輔臣曰卿等來輔臣爌等前

上曰揷酋事以前做甚麼如今纔來說虜不犯邊大家偷安虜若犯邊大家便說危在旦夕數月餘餉這講折不過是羈縻之術原不是長策倘若不受講折就該嚴兵固守不然就要與他戰輔臣爌奏曰各邊禦虜須先防備

練兵馬戰守待虜來講款方可議撫輔臣標
奏曰款事須操縱在我邊事一向因循張宗
衡亦是有才的必當漸次整頓
上曰虜志不過搶掠若能修守備練兵馬他自
來就款乃平時討錢糧請內帑說是修備及
至臨時又說守備一無可恃將來款亦不可
保此是何等說話六科十三道各有職掌緊
要事不見條陳只以私意彼此相攻再若如
此朕將以治亂朝政之法輔臣奏曰言官一

時見識不透還望
皇上寬宥
上曰卿見他們何曾有為國家的意思若實實
為國家為封疆為民生朕自看得出來如今
定有一件私意方纔上本方今是何時東西
交訌南北用兵到不憂國只是分門立戶動
說甚麼黨甚麼東林何益于國家輔臣爌奏
曰
皇上屢旨禁說門戶黨之一字不宜形之章奏

聖諭嚴切諸臣自當遵守輔臣標奏曰黨之名
原非盛世所宜有輔臣龍錫奏曰往日崔魏
時說有東林今
皇上聖明諸臣但當各循職業不必問其是東
林非東林
上命輔臣起今日天晚沈惟炳薛國觀候另日
召對又命輔臣以下衆官都來諭曰卿等大
小臣工各修職業豈有不治之理乃多挾私
攻訐屢諭不啻再三全不遵守今後再有這

等朕必置之于法諸臣承 旨叩頭起出

上起還宮

頌天臚筆卷之四 後